



林韻梅

42. 8. 9. 生

福建林森人

師大國文系畢業

現職

省立台東高中國文教師

作品／

「花的隨想」、「和她們在紅塵裏錯身」

群樹

散文組第一名 林韻梅

這土地上的人未必都長得不好，只是環境困住了他們。他們就像是盆子裡的樹苗，根無法伸展，枝葉自然也不能正常地生長。

人不如樹，這不該是我的喟嘆。

(一)

天安門六四事件發生前一個月，父親帶著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母親回到福州舊居。祖父母墓木已拱，大伯也仙去，五叔早在鬥爭中闖上青春生命的扉頁，只二伯從崇安趕來。父親指數著照片中的人物，我認識了許多堂表兄弟姐妹，也看到了西湖、鼓山的身影。父親述說著生活的不易，表姐夫在外資公司工作，有機會出差，生活算是中上，但表姐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中，把雞蛋都留給雙親，正長大的甥兒，每天早上只是一大碗稀飯，一小撮醃菜，父親不忍，要表姐把蛋留給正在發育中的孩子；父親又述說著擔憂，二伯從崇安來，他特別去信要兩位堂兄隨行，回程時，把送他們的錢包妥，由二伯父子三人分別貼身綁好，再三叮嚀，才讓上路，可不願讓二伯這蓋房子的錢成了禍星。至於回來不久便因肝炎住院的母親，則是述說著居處的不便，她一向是細心而客氣的人，一向怕攪擾人，怕增加他人的負擔；我可以體會到：當親人們刻意讓出家中最好的房間，拿出他們所有的最好的食物時，她的心情是多麼不安，而且母親是極愛乾淨的人，卻又是受過老式教育的溫婉女子，知道她忍受鄉間如廁的苦惱，忍受著衛生環境的諸多差異，無怨地陪著父親在家鄉住了近月，坐在病榻旁的我，不禁要撫著她的手，稱讚她的勇敢。可是，一說到武夷九曲，母親因病而蠟黃著的臉，泛出少女

般幸福的神采，是我一直都不曾見過的；母親讚嘆著：真像仙境一般！父親拿著相片述著他們坐小竹筏逆水上行的情景。春末／風吹過武夷／仍是料峭／玉女峰玉立江岸／送我如詩水程／以碧沈沈的凝眸——我努力地釀出這些文句，想詮釋雙親首次長時間同遊的浪漫。

父親說，所到處，樹都長得好，風景也好，人卻長得不好。又說，當年他隨軍隊到錦州，沒有機會進北平，上長城，是一件最大的遺憾；其他的遺憾還有——沒遊過中國人都以為至親的黃河、長江，沒看過十里洋場的上海、通商大埠的廣州，也沒能細賞黃山、西湖、桂林山水。

因此，我決定要彌補這些遺憾，更重要的是要自己真正接觸故國的土、故國的人；那塊自書中認識了二十餘年的土地，始終既清晰又模糊，那塊父親口中孕育地成長、他或走過或未走過的土地，也一直是既接近又遙遠的。登臨斯土，讓模糊的，真能清晰，讓遙遠的真能在眼前，讓多年架空的理想變為真實；登臨斯土吧！我鼓勵著自己。

(二)

父親說得沒錯，樹長得真好。隨身帶著鏡頭可伸縮的傻瓜相機，到處捕捉樹的風姿。桂林，不只是桂樹成林，樟樹也是，象鼻岩旁的大路兩邊種著四列樟樹，枝葉交織成網，雖不能完全擋住日光，青翠生風的葉，卻帶來不少涼意，爬到疊彩山的最高處，看這盆地中的小城，四圍濛濛綠著的山嶺，漓江流瀉翡翠般的綠意又蜿蜒著穿城而過，整座城像一片綠色的海洋，山頂的風恁是冽冽猛吹，心靈在那時刻像從久禁的囚室中釋放出來，我不想下山。重慶的市樹是黃桷——一種大葉榕，種在鵝嶺公園上的，姿態尤其自在灑脫，襯著背後的嘉陵江水，更顯得生機勃發。三峽兩岸，柑橘的葉子油亮亮的墨綠，可以想見秋來花開時，白色花朵散放淡淡素香的動人。由宜昌往荊州的公路兩旁，梧桐成列，水杉森然，雨後的棉花田是一片新生的嫩綠。武漢的垂槐，彎曲卻堅韌的枝條，一旦圓細的葉子長遍，便像綠色的瀑布在黃鶴樓側傾瀉著它的柔媚，羈纏著遊子的脚步。

從西安開始，南京、杭州、上海，都是法國梧桐的地盤，通常是讓樹長到五、六尺高後，從中截去樹幹，讓樹枝向四方舒展，久而久之，寬闊的葉、交纏的枝就蔭翳成幕，可以阻絕夏日炙人的四十度高溫；讓人的心在濃濃的樹影下稍事憩息，在濃綠中，即便趕路，也不至於惹來一身疲憊吧！

北京的樹是更多了，樹種也多，由市區到機場的一段路，忽而老槐，忽而梨木。忽而核桃，連綿迤邐成樹的長河；其中楊樹清癯的模樣最是突出，上揚的枝，密實的葉，一些兒也不拖泥帶水。這樣的楊樹，在西安往半坡的路上也曾看到，只是樹後的石榴園中花紅正是燦爛，搶去不少風采。最美的楊樹都是在火車上看到的：一次是車子駛過華山脚下不久，進入渭河平原，田疇綠毯子似的，渭河則是錦緞製的鑲滾，再繡上幾株白楊，錯落有致的，讓人暫時忘掉前面黃土高原的荒拓所帶來的悲涼感；另一次則是在南京往黃山的途上，天還濛濛亮，歙縣的農家已起早了，田壟上背筐的、田地裏彎著腰插秧的人影還沒看盡，黑瓦白牆的徽式建築已從墨綠或深藍的背景中跳了出來，屋側或屋後都種著白楊，有的是三株五株，有的是聚成一片，疏朗的也好，密集的也好，在那樣的天光下，每一處都可以入畫。說到「楊」，就不能

不提「柳」了；在我拍攝的衆樹風姿中，有灞橋的柳，華清宮的柳，北京北護城河兩側、西華門旁、圓明園裡，昆明湖邊和北海公園的柳，還有玄武湖畔、蘇堤、白堤附近的垂柳；是送行時要攀折留人的柳也罷，是供帝王后妃遊賞消夏的也罷，是讓初春雨灑鶯棲的也罷，對我而言，都是可以游目、可以騁懷的故土嘉木，當然，也難免要牽惹出一些古典的愁緒，在遊子的心魂中纏繞不散。

廣州的榕樹和木棉，給人的印象就開朗多了；或許是因為這兩種樹在我們的島上容易看見，或許是颯風的裙腳剛過，經過一番洗刷的緣故；在島上往往在廟埕上才看得到的數人合圍的大榕，被容許佇立在廣州的市街旁，恣意招展它們的枝、它們的鬚；而木棉呢？這被當地人稱為英雄樹的，早已搖盡了春天的繁紅，以一身身新綠，喜氣洋洋地站在新開闢道路的安全島上，是最有精神的迎賓隊伍。明知道大陸上植樹綠化是近些年的事，然而，泥土有親，對紮根斯土的鬱鬱蒼蒼的樹，直如千百年的舊識，自然會產生難名的偏愛。

父親說得沒錯；樹，長得真好。

(三)

登臨斯土，不僅是土地踩在腳下的真實，歷史的光影也一下凝聚成形，所有書上的描述都立體起來。翻到桂林山水那一段，從竹江碼頭開始，漓江兩岸的峰巒便以綠色的盛宴饗我，石筍峰、羊角峰、九馬畫山，到陽朔不知名的山，眼看飽了，心還是貪的；黑色小瓦、黃土磚砌成的民居，無論是立在江岸，或是建在公路旁，背景都是覆著茸茸草衣的石灰岩山峰，有些山分明不高，卻只因拔地忽起，竟也有幾分傲岸；多少年來，桂林、陽朔間生活窮困的人們，竟是如此坐擁山水的富裕。翻到長江三峽這一章，載著李白的詩情，朝辭白帝，進入夔門，灑灑堆已被炸毀多年，然而混濁的江水，仍然急急地、滔滔地擠進相距僅八公里的瞿塘峽口，形成許多大小漩渦，我俯身下望，直覺得連船帶人都要被捲入其中；船入巫峽，巫山峰頂雲煙繚繞，那麼幸運地，讓我瞥見神女峰纖瘦的身形，在山巔持續著互古以來為行雲、為暮雨、朝朝暮暮的守候；西陵峽的秀麗處不遜巫峽，兩岸山石變化多姿，一會兒是雲霧籠罩，只見山腰小屋模糊的側影，一會兒清朗朗，綠草坡上聳起一大片耀白的崖壁，千百年來，舟行過此的人，大概都只能讚嘆它的高峻、它的出塵，兩旁山壁，時常可看到白練從山壁中飛灑出來，將周圍的樹洗刷得素淨極了；想到《水經》江水注的描寫，想到這是一條許多遷客思士來往不絕的道路，而我，正踐履其上，歷史的滄桑一下子全湧上心頭。闔上三峽，再翻到武漢這一章：楚在武昌革命紀念館前的積水中，八月廿七日的硝煙，似乎瀰漫在口鼻之間，孫武、唐才常等人的血似還是溫熱的。再翻閱西安，再翻閱北京，走在西安明城牆的城垛上，攀爬長城幾達八十度的陡坡，想到秦皇、漢武、大唐聲威、明清更迭，那些戍守的將士，他們的心境若何？每一次外敵入寇，每一次大軍出征，烈日下濕了又乾，乾了又濕的征袍，冰霜裏幾乎觸不到自己的體溫，最後是原野上的暴屍、溝壑中的枯骨，或幸運地鬚髮皆白，回到幾乎不識的家園。因此，再翻到南京這一頁時，虎踞的石頭城、朱元璋精心構思以引敵入甕的中華門，都無法引發我的驚嘆，我只看到為維護帝王家業所留下的斑斑血跡，在風雨、時光的沖洗下仍留下深深的刻痕。河山有親，讓我藉由每一處古蹟，和前人進行了一場又

一場的心靈對話；但我陷入了另一層沈思——如果把這些歷史剝除，我和這塊土地，又要用什麼連繫呢？隨後我又豁然明白；離了歷史，所有的名山秀水都只是鴻爪下的雪泥，和生命是不會相融相親的；抽離出歷史，再好的風景終究只是浮在水面的光影，無法深入靈魂的底層，無法同感共鳴的。

我終於了然，這塊土地上孕育動人的，不只是自然的衆樹風采，更重要的是——歷史的大樹，歷史的根苗、枝葉、花實，才使得故土風物顯得豐厚而深沈。自然與歷史的交融，在這大地上留下讓每個中國人魂夢牽繫的印記，才讓一個個尋根的脚步走向它。

父親說得沒錯，風景也好，但我更明白，中國的風景要放在中國人的歷史中才有打動人、震撼人的力量。

(四)

歷史豐富了風景，也應該是可以豐饒人的母土吧！如此厚實的歷史土壤，又孕育了什麼樣的人呢？

有些人，雖然只是擦肩而過，卻和那些風姿綽約的路樹一樣，令人動容。桂林街道上，騎著自行車載著一人多高籬筐的平凡百姓；到陽朔水程中，雙足踩著竹筏，一手攀著遊船，一手擎著半徑約兩尺的大扇子，口裏還忙著和遊客講價，努力討生活的壯族青年；重慶市鄒容路兩旁新式的大樓門面，轉進旁邊窄仄的小巷弄，就會看到不及人高的小門，陰暗裏仍可看到裡面陳列著一張張幾乎沒什麼轉身餘地的床榻，坐在門口的四川漢子，可正興高采烈的聊著天；武漢黃鶴樓上，一個個穿汗衫的青年，凝神癡癡看著描述屈原九歌的壁畫，直到我由樓頂下來，他還佇在那裏；在西安兵馬俑博物館中，那位白衣黑褲的女孩，神情專注，說得雙頰通紅，我發現，大陸本地團的導遊都是衣著簡素，解說賣力，好像在教導學生一樣，那種使命感、真是讓人印象深刻；黃山上兜售土產的越族婦女，在雲谷寺纜車站門口和門內遊客大談交易——一斤茶葉換三個水蜜桃，「你換給我們吧！在這裡，小孩兒都吃不到甜桃咧！」還有西湖畔那個穿水色衣裳賣珍珠的少女，「白天要看店、煮飯、洗衣，只有這時間出來，看能不能碰上好客人。」清晨六點剛過，在蘇堤的晨曦裏，我向她買了六條淡水珍珠，人民幣二十元，粉色的珠子，煞似那西子姑娘的純淨。

在這廣漠的大地上，有人一下子就打動我們的心，卻也有些人觸痛了我們。

在桂林最著名的風景點——蘆笛岩外，鵝候著許多小團體，一個白髮蒼蒼的老祖母，一個衣衫不整的年輕爸爸，或身著垢污襤褸的婦女，儘管外型不同，但有共同點，身邊都帶著孩子，小點的抱在胸前，大些的牽在手中；下車前，司機就提醒我們留心，回車時，我們閃著躲著，一上車，司機立刻把門窗關嚴；他們先是站在車外比畫，隨後不斷拍打車窗玻璃，我低著頭，好像被人揭發偽善的面具，我絞緊雙手，不敢面對他們。這樣的情形，在西安的豐鎬東路、南京玄武湖畔、杭州西湖旁，都曾再遇到過，尤其是那對西安「父子」，更令人難忘。我們遠遠看到兩個黑衣人正在交談，忽然一個望向這邊，他立刻脫下右身的衣袖，裸露出上半身，另一個則匍匐倒地，我們慢慢走近，看清了那滿是油漬穢污的衣裳，地上那位，吃力地舉起手掌，另一個則拼命點頭，而我呢？只能猛搖著頭，落荒而逃。其實，在我們的島上也有職業乞人，不予施捨，本也問心無愧；為什麼一旦踏上這塊土地，類似的狀況竟使得我如此窘迫莫名呢？

這種難堪的感覺，在武漢往西安的火車上，感受格外深刻。為了怕行李遺失，拖著笨重的箱子，冒雨進到軟臥專用的候車室，雖然偌大的候車室一燈不開，我們還是相當滿意能將風雨阻隔在外。等到上車的廣播聲響，出了候車室門，我們立刻陷入人潮中，肩上背著小背包，一手拖著大行李箱，一手扣緊裝證件的隨身包，四下環顧，有些驚慌，有些躊躇，但人潮推擠著我們，只有前進，別無選擇，到得車上，我自忖臉上是不是仍然驚疑不定？房外有了喧鬧聲，一位臺灣團的領隊在抗議軟臥票少了兩張，必須有人睡硬臥，一位在廈門設廠的台商從中說項，大陸的全陪要領隊拿出一條洋煙送給車長，問題一下子就雲淡風輕了。車在夜色中駛上京廣路，天亮醒來，已在鄭州。早晨的清風才剛驅走一夜的氣悶，突然間，人聲喧噪，前一夜的場景就在眼前重演，人潮慌亂裏，長治往商邱的列車駛進月臺；有人搶著攀住窗口，有同伴的彼此掩護，沒同伴的孤軍奮鬥，不一會兒，車廂裏坐滿了人，攀住窗口的人仍是黑壓壓的一簇一簇；一個穿解放軍制服的年輕人隔著人群站著，還在猶豫要不要搶攻灘頭，一個看似賣藝的女郎，手持長柄大刀，行李往車窗一塞，裙子撩高，一躍跨入窗中；有好幾扇窗子被放了下來，我驚呼一聲，也聽到一聲慘叫，車窗正壓著一雙手臂，我撫著手臂，那是怎樣的痛呀！手臂終於頹然離開車窗，所有的窗都關上了。有人轉向隔壁的空車，用力拍打車門，那窗始終閉著，拍車門的人越來越多，門赫然開了，一個白衣藍裙的女服務員手插腰站在，而後一隻手指著、開口罵著，人群退後了，逐漸散開了，又回到原先簇擁的窗前。有一個爸爸抱起穿著開襟褲的兒子，走過一扇又一扇窗，終於，一扇窗開了，一隻手伸出來接著孩子，然後爸爸也爬進去了。我們的列車緩緩開動，準備駛上隴海線，我的眼光一直守住那個窗口，希望它不要被關上，希望它留給人們一些同情和可能。

因為是中國人，回到中國人的土地，看到和自己流著相同血液的人，所以會有這樣心情的伏流——有痛心、有神傷、有遺憾，不曾腳踏斯土，不曾眼見斯民，實在是無法完全體會的。

陳若曦在尹縣長的前言裏說道：「以前，我身為中國人好像理所當然，與生俱來，無所選擇的；經過這幾年，我才了解到中國人民原來是既悲且壯，可愛復可敬，那怕是最平凡的一個人，本身也有數千年歷史文化的結晶，自有尊嚴。時隔十五年，大陸迭經變化，以我在行程中所遇所聞，固然看到了樂天知命的，勤勞奮鬥的一面，卻也深刻感受到中國人尊嚴的失落；我想，那種失落該是肇因於歷史的斷層吧！人假如是樹，就該根植於歷史文化的母土，才能活出各有尊嚴的獨特樣貌，生機條達；如今，意識形態的框框，將能滋養心靈的母土禁錮著，有如樹被鑿入花盆中，硬生生的環境，再也無法培育出健康的枝幹了。」

父親說得對：樹長得很好，風景也好；但這土地上的人卻未必都長得不好，只是環境困住了他們。他們像是盆子裏的樹苗，根無法伸展，枝葉也不能正常的生長，當然無法和根深植入土、自然無礙成長的樹相比了。

(五)

大地上的衆樹挺立著，撐出洋溢的生意；歷史的大樹在時間的長流裏，也會延續著不朽的生命姿采；然而人呢？人不如樹，這不該是我的喟嘆，我只期待——群樹青青，而樹下有歡愉、自信、挺立的人群。